

屋檐下

春节所盼，狂欢助潮，元宵也。一轮新月，开在元宵的头上，锦簇满枝，暗香浮动。像是蔡庆头上的一枝花，也像美人眉心的一颗痣，无一不是迷官般的幽径。

月色有明晃晃的品格，像没有戴过帽子的鲁智深，一头卷发，一双火眼，一片赤心，传来八万四千里暖融融的春情。

元宵有源。汉高祖崩，权力遂归吕皇后及吕氏集团。吕皇后薨，吕氏集团便首鼠两端。“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这是所谓的“白马之盟”。周勃和陈平身为元勋，遂按此誓约铲除了吕氏集团，在代邸迎立汉文帝，接着天子至未央宫。事变发生于正月十五，汉文帝就推此日为元宵节以作纪念。土庶大酺，长安城

履之留痕

嵩溪古村：时光深处的诗意桃源

□小刀来如

当生活的浪潮裹挟着无尽的悲伤向我涌来，我选择逃离那喧嚣而压抑的日常，踏上了一段与古建筑独处的旅程。目的地是那座隐匿在江南水乡的古老小镇——嵩溪古村。它恰似一颗悄然隐匿于岁月长河的明珠，散发着独树一帜且摄人心魄的迷人光芒。

嵩溪古村，地处嵩溪上游广阔平坦的谷地，位于浙江浦江白乌镇。古人先祖择水而居，千年的嵩溪村以嵩溪得名，经历了几百年风风雨雨，房屋、水系、街巷仍完整地保存下来，至今仍有40多幢、1560余间明清时期的古建筑，其中的徐氏宗祠、邵氏宗祠等43幢尤为精美。马头墙与门头不断变换构图，勾勒出独特的江南水墨画。

宗族祠堂寄托着后辈对祖辈的虔诚敬仰，而香火绕梁的“关帝庙”“本境殿”等则见证了嵩溪村先后十几个姓氏的团结睦洽，体现了同济共荣的博大胸怀。

沿着蜿蜒的小路前行，脚下的青石板历经岁月打磨，光滑而温润，仿佛在无声地记录着千百年来村民们的足迹。它们错落有致地铺陈着，时而平缓，时而起伏，引领着我深入古村的腹地。路旁，是古朴的民居，灰白的墙壁上，爬满了岁月的斑驳痕迹，那是时光留下的诗意笔触。有的墙皮已经脱落，露出内里的砖石，却也增添了几分沧桑之美。这些民居的建筑风格，

海边人家

一片欢乐。这是一源。此外，又有汉明帝点灯及天官赐福民众点灯之说。

元宵，是一朵璀璨的灯花。公元713年的元宵节，安福门外灯笼轮高二十丈，点五万盏灯。宫女结队，载歌载舞。灯树、灯楼、枝灯，走马灯，行旅皆灯，长安城流光溢彩。有一年，韩国夫人置灯于山上，其明赛月，百里皆见。宫女千计，抛袖为霞，出音成曲。长安人孺妇相携，畅游在红灯红白之中。有崔液的诗为证：“玉漏银壶且莫催，铁关金锁彻明开。谁家见月能闲坐，何处闻灯不看来。”古往今来，宵的素雅包含着热烈，明媚包含着从容，一水天真。

元宵，是一朵怒放的心花。团圆的日子不

深受徽派建筑的影响，同时又融入了江南水乡的特色，形成了独特的地域风格。

嵩溪的水，是古村的灵魂。聪明的嵩溪人巧借地势，两条溪流一明一暗，明的顺其自然流淌，溪上筑桥；暗的则巧借石拱桥原理，在溪上垒石拱，拱背上造房子，屋下流水潺潺，溪上房舍俨然。清澈的溪流从村头潺潺流过，宛如一条灵动的丝带，将整个村庄串联起来。溪水在阳光的映照下，闪烁着细碎的光芒，如同洒下了满溪的碎金。在古代，这条溪流不仅是村民们的生活用水来源，更是重要的交通要道，偶尔有几艘小船缓缓驶过，船夫悠闲地划着桨，嘴里还哼着不知名的小曲。溪边，洗衣的妇人说说有笑，棒槌敲击衣物的声音，和着溪水的流淌声，交织成一曲古朴的乡村乐章。偶尔，几条小鱼在水中嬉戏，泛起层层涟漪，给宁静的溪流增添了几分生机。溪上，横跨着几座石桥，桥身布满了青苔，见证了无数的风雨洗礼。站在桥上，凭栏远眺，只见两岸垂柳依依，绿树成荫，古村的美景尽收眼底。

“琴韵出韩潜吐柳，书声度岭吟惊梅。披吟莫待黄鹂发，追逐还从青简来”。清朝康熙年间，村人徐敬臣就创立了嵩溪诗社，代代相传至清嘉庆年间，历时百余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嵩溪村民又自发建立了“嵩溪学社”，

故土如碑

□蒲斌军

这些年我们大多在外地过年。今年，也没打破这个惯例。妻子早早订好了正月初一舟山至泉州的机票，精心做足旅游攻略。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竭尽可能完成拜祖先、走亲戚、拜坟头岁等过年传统仪式。

按舟山的习俗，正月初一是不走亲戚的。一家人乖乖窝在家里，至多在村边随意走走。早饭后，也会去附近的祠堂凑凑热闹。小时的祠堂，是个既神奇又阴森的地方。只要族里有人过世，遗体都会在那里暂放。祠堂后面有扇小窗，透过那扇窗，能看到白色的帐子，若是胆子再大些，瞪大双眼，还能瞧见一只穿着黑布鞋的脚——那是逝者。对死亡的恐惧，让我总是远远地绕开祠堂。年岁渐长，才知晓祠堂原本是操办婚丧大事的场所，只是后来喜事换了地方，祠堂就专办丧事了。祠堂的龛龛上立着祖先的牌位，家人常叮嘱要对祖先万分尊敬，说是会庇佑后代子孙过上好日子。我工作没几年，爷爷去世，一家人在祠堂里又是叩拜又是磕头，又是念经又是放鞭炮；2012年初父亲离世，我和哥哥操办丧事，在祠堂里进进出出、忙前忙后，晚上还要守灵，那几日，祠堂成了我们临时的家；前年，母亲也走了。十年间，生命中最重要、最亲近的人相继离去。夜晚，我躺在祠堂的地铺上，耳畔是循环播放的戏曲，门缝里灌进的寒风刺骨，眼前是母亲的音容笑貌，还有帐子里真正长眠的她。想起母亲这些年的遭遇，念及她对我的疼爱，再想到自己如今“无爹无娘”的处境，眼泪便止不住地流。此时的祠堂，早已不再是恐惧的象征，不再与“阴曹”挂钩，反倒成了我安放心灵伤痛、寻求慰藉的温暖之所。再次仰望祖先的灵位，想起叔伯们那句深情的话语：人啊，总有一去之后能睡大床是最幸福……那一刻，我若有所思。每年正月初一早上八九时左右，普陀山、螺门、沈家门、东港等地的蒲姓后人都会来到堂前，祭拜祖先，祈愿来年顺遂安康。年年岁岁，皆是如此。

正月初二，开始走亲戚。小时候，我总是紧紧拽着母亲的衣袖，从东家走到西家，从大展走到小展，再从小展走到海头。成家立业后，一

些远房亲戚走动渐少，只剩下小展的舅家还保持着联系。若是在外地过年，我就把压岁钱转给母亲，让她帮忙带给舅舅。母亲走后，这个差事便交给了嫂子。次数多了，心里总觉得有些过意不去。毕竟正月走亲戚本是为了联络感情，可年年只转压岁钱，难免显得敷衍。今年，我决定大胆做出改变，把走亲戚的日子提前到年前。除夕那天，阳光格外温暖，一家人前往定海小展的舅舅家拜早年。

舅舅家在山村的最高处，老屋依旧，虽历经岁月，只是修修补补，却依然坚守着往昔的模样。不过，边角那边却已坍塌破败，只剩残垣断壁，无人问津。母亲在世时，每次来都会绕着屋子走上几圈，仿佛在追寻少女时代的回忆。她还会拉着父亲的手，叫上我和哥哥，去亲戚、邻居家坐坐聊聊。几年来，小展垌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曾经的老屋旧墙已难寻踪迹，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幢掩映在绿树间的别墅。道路畅通了，信息开放了，经济也飞速发展起来。猎猎作响的红旗，昭示着小村美好的未来，宛如一幅美丽的画卷。曾经被人嫌弃的山垌，如今成了城里人向往的世外桃源。

独自漫步村里，回忆如潮水般涌上心头。这里是母亲的老家，也是她情感的寄托。从小到大，我听着母亲讲山村故事长大，吃了禁果为情跳水轻生的女人，打工回家目睹老婆临产死去的丈夫……在我心中，山村既有现实的冷峻，也有人心的温暖，而悲剧似乎一直是它抹不去的底色。在小展张天湾的一处小水塘边，有一块被当作洗衣板的墓碑，上面“雪雁”二字，让人不禁驻足沉思、浮想联翩。询问村民，却无人知晓其来历。直到偶然翻阅舟山记忆中关于小展岭东嶽宫的文字记录，才揭开了墓碑背后的故事：1901年到1927年期间，东嶽宫里曾住着一位雪雁禅师（1865—1927），她是象山董姓人士，九岁便遁入佛门，是象山大庵庵华池禅师的剃度弟子。36岁时前往南海普陀山进香，随后挂锡于定海祖印禅寺，次年来到东嶽宫。她曾凭一己之力制止了小展余氏即将爆发的械斗，避免了流血伤亡，可谓功德无量。

多，元宵是一次回望。此时，年末远，年启程了，又回了一趟娘家。猜灯谜，吃元宵，往事的回味里总有季节轮回的无尽遐思。堂姐多年漂泊在外，如今在我笔走龙蛇之际回归，她眼中的第一个月圆之夜，少不了团聚的心花。她说，往年在外，一个人不便打扰他人，他乡的元宵和她的距离最远，尽管时时透着新意，却免不了有淡淡的落寞，像一幅山水画的留白，无须告白，透着灰与白。“拼命三娘”是她多年的头衔，女儿跟着她见过他乡不同的元宵夜，可她知道，很多时候的行走，却藏着内心的落差。人到中年，岁月静好，似乎成了心底最柔软的那团棉花。我告诉她，同在一地，尽管平素忙于此，总多了些留

分成诗文、书法、绘画、科技等组，从1986年坚持至今。漫步在古村的小巷中，不时会遇到一些老人，他们坐在门口，悠闲地晒着太阳，脸上洋溢着宁静与满足的笑容。他们是古村的守护者，见证了古村的兴衰变迁。与他们交谈，仿佛能听到历史的回声，那些关于古村的传说和故事，在他们的口中娓娓道来，让人仿佛穿越回到了过去的时光。

夕阳西下，余晖洒在古建筑的屋顶上，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芒。我站在小镇的最高处，望着这一片古老的建筑群，心中的悲伤似乎有了一丝松动。这些古建筑，历经风雨，却依然屹立不倒，它们见证了无数的兴衰荣辱，却始终保持着那份宁静与从容。而我，又为何不能从悲伤中走出来，去勇敢地面对生活呢？“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也许，我的生活也会如这诗句所描绘的那般，在经历苦难后，迎来新的生机。

这次逃离内卷的田野古镇之行，让我重新找回了内心的宁静与平衡。我明白了，生活并非只有无尽的竞争与忙碌，还有这些藏在田野古镇间的诗意与美好，值得我们去发现、去珍惜。当我再次回到城市，我知道，那份在古镇中收获的从容与淡定，会一直陪伴着我，让我以更加平和的心态去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挑战。

看过日头落山，看过春晚，听了一夜的鞭炮声，农历新年如期而至。正月初一的头等大事，便是拜坟头岁。父亲在世时，大年初一一大早，他就会去阿太、爷爷的坟头，摆上供品，烧些纸钱。父亲走后，便轮到为我们他拜岁。这些年，尽管母亲身体欠佳，却总是执意要去父亲的坟头。我开车把她从家里送到茅洋小坑，她沿着墓区的水泥路前行，走几步便要停下来喘口气，我满心担忧，生怕她会突然撑不住倒下，可她只是摆摆手，示意我们不用管她，休息一会就好。山路虽不陡峭，却路途遥远。母亲提着供品，走走停停，大约半个时辰才到墓地。一到那儿，母亲便精神起来，径直走向父亲的坟堂。拜坟头岁是给逝者拜年，讲究吉利，不能哭泣。即便母亲心中仍有丧夫之痛，也只能强忍着。按照父亲生前的喜好，母亲带上一袋舟山老酒或香烟。等香烛燃尽，她一边烧着纸钱，一边口中念念有词，祈求父亲在天之灵保佑子女们健康平安，却唯独没有为自己许个愿。

前年，母亲中风，最终被查出绝症，仅仅四十多天便离开了人世。从此，坟头又多了一个要祭拜的人。因为要赶飞机，正月初一我早早起身，和妻子前往公墓。六时多的墓区一片寂静，可沿路却停了几十辆车。天色灰暗，我像迷失方向的羔羊，怎么也找不到父母的坟头。要是母亲还在，肯定会责怪我的粗心。我来回走了大半圈，才看到那熟悉的墓碑。我缓缓蹲下身子，轻轻抚摸着碑上的名字，儿时 in 父母房间玩耍时的欢声笑语，母亲在灶前为客人忙碌的身影，父亲喝了酒红着脸开怀大笑的模样……往昔的一切，一并涌上心头，却都已成为遥远的回忆，被岁月的尘土掩埋。

九时四十五分，在一阵轰鸣间我踏上了前往泉州之旅。隔着机窗，群岛已在我脚下。这片故土，就像一座无言的丰碑，碑文上印刻着家族的兴衰、亲人的音容笑貌、岁月的变迁与生命的更迭。祠堂里经历的那些悲欢离合，走亲戚时维系着的温暖情谊，拜坟头岁时许满的思念与祈愿……构成了我生命中最珍贵的记忆。它让我明白，无论走多远，根始终在这里，那些逝去的亲人，他们的爱与牵挂，从未消散……

意和照料。

元宵，是一朵希望的春花。新的一年得马不停蹄。日子得在一天天的确定中去迎接未曾到来的不确定。有“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的千古绝唱，有“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满屏期待，更有“此去经年，良辰美景更可期”的上下求索。我在春花的远处眺望。红灯笼是配角，捧眼，助力一场台上台下的动人故事。花灯、彩灯、宫灯、灯彩，灯舞，美术、传说、戏剧、武术、舞蹈，古朴，粗犷，纯真，厚重，悠远，透着中国节的厚重，天地之间最可爱的元气。

元宵更迭，不变的是手握人生须臾，各自努力，缺中求圆。

心香一瓣

一树枇杷绽芳华

□木兰花

在过往的认知中，腊月总是与傲骨的梅花相提并论，而我发现“凌寒独自开”并非只有梅花。貌不出众的枇杷花，在北风呼啸的寒冬，有着另一种别样的美！

当冷空气逼近，草木凋零，万物陷入沉寂，院中的枇杷树却在凛冽的寒风中悄然迎来了花期。一朵两朵、三四朵，它们在枝头依次铺陈开来，每一朵都散发着超脱世俗的美。每一片花瓣白如轻纱、柔软而细腻，簇拥着娇嫩的花蕊，生动可爱。那些花儿在风中微微摇曳，散发出淡雅清丽的气息，携着丝丝缕缕的甜意，弥漫在空气中。

大片大片的枇杷叶相互叠合，绿意盎然，枝头点缀着一簇簇花苞，每一簇花苞紧密相依却不张扬，静静地等待季节的召唤。枇杷花的花期特别悠长，从初冬一直延续到早春。它们花开无声，甚至是有些缓慢，然而正是这种缓慢和沉稳，为这冬日的小院带来了一丝丝的惊喜。枇杷花不与冬梅争宠，不与桃李争春，没有浓郁的香气，却兀自芬芳，它们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生命的独特轨迹，静静地绽放属于自己的芳华。

枝头上的花蕾数不胜数，但并非每一朵花都能结出硕大的枇杷。有时会遭遇罕见的寒潮、冰雪的侵袭，使得枇杷花在冰天雪地中日渐落败枯萎，也不知树上的枇杷花在春寒料峭中还能剩几许。即便如此，枝头那些在冷风中傲然挺立的几颗青色小果依然从容不迫地保持着最后的倔强和坚定。

唐代诗人羊士谔曾为枇杷树赋诗，赞美其“珍树寒始花，氤氲九秋月”的特质。那初冬微绽的枇杷花，正是秋天所积蓄的力量所迸发出的勃勃生机。秋风瑟瑟，枇杷树默默积攒养分的同时孕育着新的生命，抽芽长苞、蓄势待发，终在初冬的这场花事中次第绽放。在整个冬季，它们以朴实无华的姿态诠释着生命的不屈与繁华。

时空交替，枇杷花经历了秋天的酝酿、冬日的洗礼、春日的微冷以及初夏的华丽转身，最终以饱满的果实回馈了大自然的厚爱 and 岁月的磨砺。那金黄透亮、酸甜诱人的枇杷看似寻常，它们却在无声无息中完成了岁月的考验。在品尝枇杷的那一刻，触及舌尖的不仅仅是枇杷果绝美的享受，更有那份历尽千帆之后独特的风味。

枇杷花在四季的光阴里，始终不曾停歇。它们以静默的方式诉说着生命的轮回。此时，让我想到春樱的烂漫、夏荷的飘逸、秋菊的婉约、冬梅的高洁。每一种植物，都有不同的生命周期和魅力，它们在季节的更迭中诠释着大自然的神奇与奥妙，共同编织成一幅春夏秋冬绚烂的画卷。

而枇杷花，便是这画卷中最为诗意的一笔。它以坚韧与希望为花语，它内敛而深沉，即使不被人关注，却以沉静与智慧花开果熟，完成一生的使命。

生命如花，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世间的一朵温柔小花，有着各自的花期。在人生的旅途中，无论身处何方，陷于何种境地，只要心怀热爱笃定前行，终能等到属于自己花开的时节，亦如那一树沉默不语的枇杷花。